

《仪礼正义》成书考

柳向春

胡培翬(1782—1849)，字竹村，一字载屏，号竹匡、紫蒙，安徽绩溪人。嘉庆二十四年进士，官户部主事，授内阁中书，擢户部广东司主事。道光十一年去官，历主钟山、惜阴、云间、泾川诸书院，所著有《仪礼正义》四十卷、《燕寝考》三卷、《禘祫问答》一卷、《研六室文钞》十卷、《补遗》一卷等。其生平事迹可约略见于其弟子汪士铎所撰《墓志铭》及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二、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九等。

培翬自青年时起，即致力于三《礼》研究，积四十余年之力，终于在其晚年时基本完成《仪礼正义》之定稿。据《清史列传》^①曰：“既为《仪礼正义》，上推周公、孔子、子夏垂教之旨，发明郑、贾得失，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，张皇幽渺，阐扬圣绪，二千余岁绝学也。其旨见《与顺德罗惇衍书》曰：‘培翬撰《正义》，约有四例：一曰疏经以补注，二曰通疏以申注，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，四曰采他书以订注，书凡四十卷……’”培翬此作并未完成，据《清史稿》^②所载：“尚有《士昏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仪》五篇，未卒业而歿。门人江宁杨大堉从学《礼》，为补成之。”同时各家记载皆同，如《清史列传》^③曰：“培翬覃精是书，凡四十余年。晚岁患风痹，犹力疾从事。尚有《士昏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仪》五篇，未卒业而歿。门人江宁杨大堉从学

《礼》，为补成之。”陆建瀛《校勘仪礼正义序》^④曰：“……绩溪胡农部撰《正义》，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，辨析精密，洵足辅翼郑氏，嘉惠来学。因属陈君奂详校授梓，仍依原帙分四十卷。《士昏礼》及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仪》五篇十二卷，则其门人杨君大堉所补也。至是书之体例，已详椒生侍郎原序中，不复赘论。咸丰壬子九月沔阳陆建瀛序。”陈奂《师友渊源记》^⑤亦曰：“《仪礼正义》广采博收，成书最富。业未竟而病卒。《士昏》、《乡饮酒》、《乡射》、《燕》、《大射》五篇，其门人江宁杨大堉口口^⑥为之补编，成四十卷。”又其《流翰仰瞻小传》^⑦略同，并曰

“大堉，字正（疋）仑，江宁人，廪生。胡竹邨弟子，为竹邨补《仪礼正义》五篇。”《仪礼正义》各刻本在此数卷（卷三、卷五至十五，共十二卷）卷端亦皆题为“受业江宁杨大堉补”，故，此五篇为杨大堉所作似当为定论。

《清史稿》^⑧记曰：“大堉，字雅轮，诸生。笃学寡交，研穷经训。初从元和顾广圻、吴县钮树玉游，备闻《苍》、《雅》閴奥。著《说文重文考》六卷，纯以声音求假借，以偏旁繁省求古、籀异同之变。又作《五庙考》，专驳王肃之失……他著《论语正义》、《毛诗补注》、《三礼义疏辨正》，皆佚。”杨大堉在胡培翬生前，即蒙其赏识，多所赞誉，如《研六室文钞》^⑨卷三《论语居必迁坐解》中，胡氏自注曰：“杨生大堉为余举一证曰……”同卷《仪礼姑姊妹说》自注：“杨生大堉、汪生士铎据《烈女传》……杨生、汪生俱金陵人，贫而力学嗜古，余主钟山讲院，常从余问难经义，多有足以益余者。爰记之于此。”凡此种种，似皆可为杨大堉补作《正义》之能力与可能之证。

然十数年之后，关于这一问题却别出异说。据《雪堂类稿·雪堂书画隅录》^⑩之《赵之谦手札》第三通致胡培系书：“其《仪礼正义》发刻者何人，窃晓庭按语者何人，求示之。”第五通：“《仪礼正义》中引《读经记》须再检寻，全载俱可。杨君袭纂汀^⑪说，不必举

其证,可无钞。”又其《汉学师承续记》^⑫“胡秉虔附肇昕”条:“肇昕字晓庭,诸生,师事竹邨户部,性淡泊,不慕荣利,无竞心……户部之撰《仪礼正义》也,未成而感疾,命之补作,及书成,为户部刊之。携摹至江宁,户部弟子杨大堉实任校讎,及刻成,则某窃君按语为已有,君见之夷然不问也。”“胡培翬附杨大堉”条:“大堉字疋抡,尝为君校勘《仪礼正义》。”赵氏此言当闻诸胡培翬族弟胡培系,若所述不虚,则胡培翬之《仪礼正义》已经肇昕刊行。且据文中之意,窃肇昕按语之人亦呼之欲出,即为杨大堉。

今考诸家公私藏目,《仪礼正义》最初刊于沔阳陆建瀛,校勘者为培翬友人陈奂。又据同治七年胡培翬侄胡肇智跋文^⑬:“书成,沔阳陆笠夫先生适总制两江,闻之访以付梓未及而粤寇陷金陵。陆公殉节,书板与原藁均失所在。”可知此为该书之首次付梓,之前并无刊本,故赵之谦氏文中所言“及书成,为户部刊之。携摹至江宁……”等数语,实为无凭。再查所谓肇昕按语被窃之事,以卷九《乡射二》为例,文中称“胡氏肇昕云”者,总计三十四次,而称“堉案”者,仅六次而已。再以卷十二《燕礼二》为例,文中称“胡氏肇昕云”者,计九次,而称“堉案”者,不过区区一次而已。若云肇昕按语被窃,则见存者又何其之多?若云大堉窃人,则大堉之按语又何其之少?更何况,卷九《乡射二》“取矢委福第一番射事竟”节,“命弟子设福”句下,“堉案”之后,即又有“胡氏肇昕云”。凡此皆可证明,所谓肇昕按语被窃之事,当属乌有。

今《雪堂类稿·雪堂书画隅录》中,收有赵之谦致胡培系书十九通,几全为探讨赵氏所撰《国朝汉学师承续记》者。据罗继祖先生按语:“时大令(赵之谦)方撰《国朝(汉学)师承续记》,故搜求诸儒述作甚力,以绩溪胡氏数世传经,踵武惠氏,故访其世系著述于教谕(胡培系)。”即赵之谦书及其《续记》中所述胡氏著述生平等有关资料,十九当即缘于胡培系所述。赵氏既已致信胡培系询问所谓有关肇昕按语被窃事,以情理度之,培系当亦有所答复。

然今国图所藏《汉学师承续记》残本^⑭中，仍以此事质疑，又可见此残本非赵氏最后定本。

大约从陆氏刻本始，胡培翬未竟之五篇即标为杨大堉补作，其间除前述赵之谦氏之质疑外，大体人无异议。然正如上文所述，五篇中亦多见胡肇昕按语，即此而言，则刻本中此五篇卷端所题“杨大堉补”已有不妥。同治七年胡肇智跋云^⑮：“（胡培翬）以族侄肇昕留心经学，命助校写。己酉夏，尝寄智书曰，假我数月，全书可成。讵意背疽复发，遽于七月弃世，尚有《士昏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仪》五篇未卒业。江宁杨明经大堉先从先叔父学礼，因为补缀成编，书中有‘堉案’及‘肇昕云’者即二君之说，余皆先叔父原藁。”据此文意，则此五篇胡培翬亦有初稿，胡肇昕、杨大堉仅为增补校正而已。今以《正义》文本证之，如卷三十九《有司一》中，多处可见“余详《士昏礼》”、“余详《乡饮礼》”、“注详《乡饮礼》”、“详《士昏礼》”、“详《乡饮酒礼》”，卷四十《有司二》中，又可见“义详《乡饮酒礼》”等语，可知此五篇确如肇智所述，在培翬生前已有未竟之稿。再以胡、杨二人在文中表述自己观点所用措辞而言，肇昕作“胡氏肇昕云”，而大堉则作“堉案”。肇昕措辞与《正义》中引人姓名之作“某氏某某云”或“某氏某某曰”正同，故肇昕之自视增补《正义》，殆无异议。而“案”则用如断语，学界多以为源于《汉书·贾谊传》^⑯：“验之往古，按之当今之务。”后由“审查、考核”等义转为“按语”之义（“按”、“案”通用），以此表达勘正、补充之义，为后世作校笺者所习用。大堉自用“案”之形式与上文所言其曾任校讎之事正相符合，故以大堉之措辞分析，大堉亦仅以校勘者自居而已。由此可知，五篇之中，除“堉案”、“肇昕云”各条之外，全为培翬原稿。故此五篇十二卷之作者署名，或可改题为“绩溪胡培翬学，受业绩溪胡肇昕增补、江宁杨大堉校正”。然今本此五篇误题“受业江宁杨大堉补”之缘起，揆诸当日之情理，系因此书访自大堉而为陆、陈二氏误会。

而致。金天翮《胡培翬传》^⑦所述:“自癸卯病疽,体稍衰,而《仪礼正义》未卒业,乃命从子肇昕手录《士昏》、《乡饮》、《乡射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》诸篇,采辑诸说,鳞次排比,授以己意,令附诸后。越六年己酉,卒,年六十有八。沔阳陆建瀛督两江,属培翬弟子杨大堉据肇昕所辑本,补纂五篇,成四十卷,刊于金陵。”可谓得其竅隙。

又有疑者云,今五篇中有径称培翬祖父匡衷之名者,培翬、肇昕,为人孙、曾,绝无直呼先人名讳之理,而今《正义》中,或可见有直称匡衷名者,如卷三《士昏礼》“舅姑没妇庙见及飨妇飨送者之礼”节“祝盥……”句下,即有“胡氏匡衷曰”。故仅以此点即可证五篇之作当出大堉之手。然据《汪胡尺牍》^⑧某年十一月廿四日胡培翬致陈奂函:“拙《疏》内引诸家之说甚多,或引出姓名,或引出书名,似宜画一。又引家祖父及先师之说,宜作何称?均祈教示。又启。”可知,胡氏在作疏之时,引书体例并未画一,即征引其祖父胡匡衷、座师王引之所述时,亦未有一定之规,或直呼其名,或以尊称,或称引书名。如有云“先祖父朴斋先生《三礼目录校正》云”者,有云“先祖父《仪礼释官》云”者,有云“《仪礼释官》云”者,有云“《释官》云”者。再如,有云“《经义述闻》云”者,有云“王伯申尚书《经义述闻》云”者,有云“王氏引之云”者……书中多有其例,不赘。因全书未及定稿,培翬即归道山,故原稿中称引不当之处并未回改完毕。《正义》中引人姓名,其例正作“某氏某某云”或“某氏某某曰”,故此处之称“胡氏匡衷曰”不惟不可证明此篇为大堉所作,乃适可为此篇在大堉、肇昕订补前培翬已有草稿之明证。胡肇智跋文中所云:“其所引朴斋公《释官》之文,有直称先曾祖父之名者,盖补编时失于检点也。”正是指大堉、肇昕不曾以一定之规,将培翬原稿中之称引不当之处一一回改也。

道光三十年,两江总督陆建瀛聘陈奂代为校勘《仪礼正义》,并随即付苏州汤晋苑局刊行。依前引诸文推断,《正义》稿当是由

肇昕转托大堉校勘，而又经大堉之手进献于陆建瀛者。《仪礼正义》卷帙浩繁，迄太平军占领江南而尚未蒇事，而陆建瀛旋亦家毁身亡，书版遂沉寂于苏州汤氏局中数载。其间，据《师友渊源记》，胡培翬子肇潢尝索版于汤氏，然未果。之后，此书版又辗转南北，至同治六年始得安藏于京师。建瀛之孙光祖同治七年所作书跋^⑩述其始末最详：

道光己酉，先大夫持节两江。次年，延长洲陈硕甫先生校勘郝氏《尔雅义疏》、金氏《求古录礼说》、江氏韵书三种为家塾课读，次第刊成。惟胡氏《仪礼正义》卷帙最繁，后付剞劂，工未竣而军事遂起。癸丑，先大夫殉节金陵，全家避难山左，是书虽在姑苏刻局，亦不遑过问其存否。甲寅，自山左移寓袁江，子岷叔父至苏取归。己未旋里，以难于运载，寄存山阳友人处。中遇捻逆之乱，幸未毁弃。丁卯，余北行过淮，始得移至京寓。其中间有残蚀，重为补刻成帙。惜原稟已佚，复校莫由，亥豕传讹，在所不免。因念家藏图籍存于金陵节署者，尽归一炬，惟是书以刻事未蒇，幸免劫灰，且出自烽燹之余，竟得完好如故，展读其编，不禁悲幸交集也。同治戊辰夏六月沔阳陆光祖谨识。

从书版刻竣至其庋藏于陆氏京邸，是否曾经刷印，已不可考。然即有印刷之举，亦不过寥寥数部。总之，此书在当日流传甚稀，当日学者于此书皆多有耳闻而未获寓目。

同治六年，赵之谦入京，访得《正义》书版藏于京师，乃多方设法，终于得将书版租出并刷印三十部。其具体经过可见于赵氏致胡培翬系诸书^⑪：

竹邨先生《仪礼正义》板在京师，尚未刷印，闻之即往求刷印，而价值太昂（每部须六金），又必得刷十部或二十部。弟去年冒失入都，本无多资，兼以捻逆骤入直隶，百事惊散，书画买卖，无过问者，以致不能希冀。现惟俟芗老入都，再商办法。又欲与西老言之，而既打把势，复劝出买书钱，难以兼营并进。

鄙意此书若失此机会，不印数十部出来，将来便成希世物。又欲晤侍郎商之，而苦不得见。或彼亦不愿此事，已属潘侍郎漏其意矣。未知兄意以何者为善，求即示^①。

《仪礼正义》刷印事，菱甫已言之季临侍郎，颇允许，而渠大忙，当不能速办，万一悠悠过去又可惜。陆氏本欲印本发坊，为厂肆坊贾以“无销数”三字所沮，此事岂亦在天运中耶？^②

竹邨先生《仪礼正义》于八月间始设法假板刷印三十册（部），君家侍郎及潘少农各得数册（部），恐此后陆氏更秘不出，求治仍难。然尽一年之力，居然得读此书，未必未竹邨先生有心默佑之也。^③

（书中所云菱甫、菱老者，绩溪胡菱甫户部澍也。西老、西垞者，溧阳王西垞也。侍郎、季临侍郎、君家侍郎者，即胡培翲侄胡肇智也。）^④

南京图书馆所藏今影印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之《仪礼正义》本（91、92册），卷前有“木犀香馆，家刻藏板”牌记，当即为书版尚存陆氏家中时所刷印，或即系为赵氏此次所印者，疑不能明。

此次刷印之后不久，书版即由陆氏转手于绩溪胡氏族中。据胡肇智同治七年跋文^⑤：“今年夏，闻陆公文孙泰初观政比部，往询之，知其书板已运京师，不胜窃幸。乃请以他物相易，而比部慨然允之，即将书板归智，感何可言！”

胡氏获取书版后不久，即于同治八年将此书与胡匡衷《仪礼释官》合为一种，重新刷印若干部行世，今各馆所藏者多为此本。因系同版所印，故版式行款一同南图所藏本，然书版已经易主，故原版卷前之牌记已改为“研六堂藏板”，此亦题中应有之意。然以今复旦大学所藏同治印本与南图本相较，尚多陆建瀛序一篇，以情理度之，南图本原当亦有此序，今缺者，乃递藏中偶失，审非原本即无。

图籍之流布，在手工时代极为不易，《仪礼正义》虽经数次刷

印,流传仍不甚广,价格至昂,据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^③云:“胡氏《仪礼正义》,故两江总督沔阳陆建瀛于咸丰初刻之江宁,长洲陈硕甫为校勘印行。前年闻有人携一部至京师,索价四十金,予亦未曾遇也。”直至民国十六年,丁福保在其所购同治本^⑦上仍题曰:“书板存北京,久不印刷,故传本绝少,书值因此益贵,宜宝藏之。丁卯冬守一子识。”

同治间与《正义》合刻之《仪礼释官》,亦命运多舛。兹藉述《正义》之由,并录其跋文^⑧如下,以见书籍流传之不易:

……公(胡匡衷)歿后,以先叔父竹邨公幼从公受《礼经》,凡所著作皆归先叔父收藏,惟此《仪礼释官》九卷,曾于嘉庆丙子刊板行世,其余藁本仍藏于家。咸丰庚申,粤寇扰及绩溪,藏藁及《释官》原板尽被毁……考此书仪征相国阮文达公尝刻入《皇清经解》,惜其删去卷首《郑氏目录校证》一卷,未为全书。今年春,从琉璃厂书肆购得全帙,即嘉庆丙子所刊之本……谨将《释官》重付剞劂,与《正义》同重久远,庶以塞后死之责焉。同治己巳三月曾孙肇智谨记。

王欣夫先生曾云:“著述之传否,盖有幸不幸也。”《正义》与《释官》,虽多经颠沛流离,然究属幸者。

注:

①③卷六十九,王鍾翰点校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
②卷四八二,中华书局,1977年。

④《仪礼正义》卷前,陆氏木犀香馆印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⑤《邃雅斋丛书》本,1934年据钱塘汪氏函雅堂本影印本。

⑥今按:字雅轮,见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九。

⑦复旦大学藏王欣夫学礼斋钞本。

⑧卷四六三。

⑨道光十七年泾川书院刻本。

⑩罗振玉撰述,萧文立编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3年。

⑪按:篆汀亦培翬从侄胡肇昕字。

⑫漆永祥整理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七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年。

⑬胡氏研六室印本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。

⑭即漆永祥整理本之底本。

⑮⑯⑰⑱胡氏研六室印本卷末。

⑯中华书局,1962年版。

⑰钱仲联主编:《广清碑传集》卷十,苏州大学出版社,1999年。

⑱(清)汪喜孙、胡培翬撰,光绪间《灵鹣阁丛书》本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。

⑲《雪堂类稿·雪堂书画隅录》之《赵之谦手札》。

⑳《赵之谦手札》第十通。

㉑《赵之谦手札》第十一通。

㉒《赵之谦手札》第十二通。

㉓《赵之谦手札》卷末罗继祖跋文。

㉔由云龙辑,上海书店,2000年。

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复旦大学图书馆

书讯: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

平装大32开,定价25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

施廷镛编著。该书是作者在几十年图书馆古籍编目生涯中,对所见的珍稀古籍的版本、行款、纸墨、题跋等做的随手记录。